

蒋季成 著

HONGSHAOYAO

红芍药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蒋季成 著

红与药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芍药/蒋季成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5411-2464-8

I. 红... II. 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1271 号

HONGSHAORYAO

红芍药

蒋季成 著

责任编辑 谢明香
封面设计 任兆祥
内文设计 黄小骏
扉页题字 萧云儒
责任印制 晋 冰
责任校对 汪 萍等

书 号 ISBN 7-5411-2464-8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字 数 320 千

印 张 11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印 刷 成都科刊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 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调换。电话: (028) 86259301



蒋季成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1934年生于四川省峨眉山市
曾长期在新疆、陕西地质系统工作
1981年加入西安市作家协会

其文学作品主要有

长篇小说

《莫高劫——敦煌国宝劫难记》

电影、电视剧本

《永恒的友谊》（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

《杏满华原》

《药王孙思邈》（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

《莫高劫》等

中短篇小说

《昆仑玉》

《戴红领巾的梅花鹿》

《西昆仑的礼物》等

1968年被评为

“全国金融系统劳动模范”

2004年被评为

CCTV《夕阳红》“健康老人电视大赛健康明星”

2005年被评为

“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

目 录

第一章	黎明之美	/1
第二章	枪声相迎	/8
第三章	山鹰展翅	/21
第四章	野狼嗥叫	/34
第五章	阳光普照	/45
第六章	春风浩荡	/55
第七章	狼狽为奸	/64
第八章	力挽狂澜	/72
第九章	勾心斗角	/82
第十章	矛盾交织	/92
第十一章	大义凛然	/101
第十二章	分道扬镳	/110
第十三章	自种野果	/120
第十四章	人心向背	/133
第十五章	生命之水	/146
第十六章	暗藏鬼胎	/158
第十七章	风雨后的彩虹	/169
第十八章	血气方刚	/182

第十九章	孤雁漂泊	/192
第二十章	不是绵羊	/202
第二十一章	一棒毙命	/212
第二十二章	人欢马叫	/222
第二十三章	久别重逢	/232
第二十四章	明争暗斗	/239
第二十五章	扑朔迷离	/247
第二十六章	心怀叵测	/256
第二十七章	叶绿花红	/265
第二十八章	内紧外松	/275
第二十九章	狗急跳墙	/284
第三十章	青山含泪	/293
第三十一章	三岔路口	/300
第三十二章	匪穴逼降	/308
第三十三章	金蝉脱壳	/319
第三十四章	不速之客	/326
第三十五章	天网恢恢	/334
第三十六章	烈火红心	/345

第一章

黎明之美

1950年的春天。

无情的狂风正吹袭着一望无际的东戈壁。在那亘古荒原上，砾石滚滚，黄沙荡荡。一阵阵疾风，飞沙走石，扬起满天沙尘。那翻腾着的黄色沙浪，像大海中的波涛，汹涌澎湃；那颤动着的红柳、骆驼刺，像在激浪中颠簸挣扎着的水草、浮萍。平日，戈壁滩是以干旱、荒凉、死一般的静寂而闻名的瀚海，此刻却变成了风暴、狂沙、声如雷霆、状似万马千军冲锋陷阵的战场。

风沙中，看不到一头黄羊，见不到一只飞鸟。一个哈萨克姑娘，身背着一把冬不拉，步履蹒跚地向前行进……她已经不停地走了几天几夜了，但由于遮天蔽日的风暴使她迷失了方向，她始终在东戈壁腹地里转来转去，像一片落叶东飘西荡。茫茫东戈壁好像同天边连在一起，脚下是走不完的路啊！永远没有一个穷尽。褡裢里的奶疙瘩已经吃完，葫芦里盛的清水已经点滴不剩，心爱的红鬃马早已用尽最后力气困倒在地，任凭怎么拖也站不起来，她不得不狠着心流着泪离开了它。无情的热风吹拂着她身上的破衣裙，迎面的沙石扑打着她黝黑透红的脸颊。本来是坦坦荡荡、无遮无拦的戈壁沙滩，此时却变成了迷宫，变成了魔境，好像有千道篱笆、万丛荆棘时隐时现，干扰着她的视线，阻挡着她的去路。饱受困苦的她丝毫不敢停歇，拖着疲乏的身子，强打起精神一步一步地向前行进。因为她牢记着爷爷的告诫：“勇敢的山鹰遇见冰峰也定要展翅飞过，怯懦的乌鸦望见树林便吓得鼓噪不前。”“胜利属于勇士，失败追随懦夫。”

在杳无人烟的戈壁沙海里，根本找不到前人走过的路迹，偶尔出现

的是被日晒雨淋得干干净净的骸骨，让孤独的行人看见是那样的刺眼，那样的惊心。难怪老人们总是说，风暴、迷途、饥渴，时时刻刻都威胁着戈壁滩上行人的生命。要不是有万不得已的大事，谁愿冒着生命危险，迎着狂风，单身穿越这死亡的戈壁，更不用说是一个牧羊姑娘，一个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山里人了。海尔汗原来包在脚上的毛毡片早已蹭破了，丢失了，赤裸的双脚被沙石磨起了血泡，血泡又破裂了，每一抬脚迈步，都像是踩在一片铁蒺藜上，引起一股钻心的刺痛。但这个倔强、刚强的姑娘，连眉都不皱一下，她紧咬着牙，强忍着疼，在茫茫沙帐中辨别方向，揣度着向那太阳升起的方向，举步维艰地走呀、走呀，那凌乱的脚印，在沙地上留下斑斑血痕……

戈壁滩上的燥风，像一股股热浪拂面掠过，她口渴得心里都像要燃烧起来了。她的嘴唇干得裂开了小口，溢出一丝丝淡淡咸味的血水，她的腿上像挂起了两块石头，哪怕迈出小小的一步都感到万分的沉重、吃力。

她心里怀着一线希望，摇摇晃晃地向前移动。走啊、走啊，实在走不动了，两只脚像钉子钉在地上，四肢酸软无力，周身冷汗渗溢，她只觉得心里一阵烦乱，眼前一阵昏黑，头脑一阵眩晕，两眼金花乱进，天旋地转，一个趔趄便摔倒在地下。

风，呼呼地从她的身上吹过，沙，哗哗地洒落在她的身上，她既无知觉，又无反应，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似昏迷，又像熟睡，任凭风暴卷来的沙尘渐渐将她的身躯掩埋。凄厉的风声像猛兽嘶叫，暴虐的沙尘像苍龙乱舞，戈壁在呼啸、在沸腾……

这位哈萨克姑娘名叫海尔汗。不知过了多久，海尔汗突然从昏睡中惊醒，不禁回想起自己在短短十几年的生活中，她经历过多少次这样的惊醒啊！

卡布尔爷爷说，她刚生下不久，正闭着小眼吸着阿娜（注：母亲）的乳汁，头人家的狗腿子就凶神恶煞地冲进毡房，强行拉走了亲爱的阿娜。她被惊得哇地一声哭得死去活来，可怜阿娜最后惨死在到头人毡房的途中……

爷爷告诉她，由于家里穷得没有一头牛、没有一只羊，后来阿塔

(注：父亲)又在给头人挖宝石时因塌方被活活压死……失去亲人的海尔汗啊，在冻饿中度日，在泪水中泡大。襁褓中的她，常常因饥饿从睡梦中惊醒，常常在寒冷的冬天因冷冻而惊醒……

她想起爷爷被头人打伤，又被狗腿子拖走后，她几天几夜看不见亲人的影子，听不到亲人的声音，她思念爷爷啊！常常在深夜呼叫着：“爷爷！爷爷！”惊醒后的海尔汗，只有泪湿枕……

海尔汗时时想起爷爷送给她的那把冬不拉，更想起最后从矿洞里被救出来而双目失明的爷爷……此刻，她又惊醒了，恍惚中她隐约看见牧主像狼一样在吆喝、咒骂着，狗腿子们的皮鞭在呼响、抽打着，一座座毡房在燃烧，一群群乡亲在啼哭，羊儿四处乱窜，马儿“咳嗽”嘶鸣……一个亲切的声音在催促她：“海尔汗、海尔汗！快起来、快走！快去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寻找解放军！”

海尔汗从沙地上支起身子，慢慢站立起来，抖落掉身上的沙尘，扶了扶背上的冬不拉，又拖着脚步前进、前进。她的心好像要跳出胸膛，脑子里嗡嗡响个不停，嘴里干燥得像被烈火烤焦了，舌头也像木棍一根。这时，狂风渐渐平息，太阳慢慢露出身影，射出耀眼的光芒，照射着东戈壁孤独的行人。突然，远处出现一片湖泊，一片树林，白汪汪的湖水在跳动，水中还有倒影，密密层层的林木在颤动，像是把迷路的行人招引。海尔汗强打起精神，挣扎着向前奔去，脚步也似乎轻盈了许多。可是，任她走呀，走呀，走……怎么走也走不到湖边，怎么走也无法接近树林，她这才想到也许这就是沙漠里的海市蜃楼，是戈壁瀚海里的幻影。爷爷曾经讲过，戈壁滩上快要困死的人，才会遇见这些奇妙的情景……她的脚步不由自主地缓慢下来，心里反复地默默祈求：“胡大呀！（注：伊斯兰教徒对真主的称呼）您赐给我一点水吧，海尔汗要活下去，要去为阿吾勒（注：哈萨克牧民村落）的亲人们迎接救星……”可是，胡大并没有显灵。十几年来海尔汗像老人们那样，虔诚地向他做过多少次祷告，回答她的却始终是沉默无声。如今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她又下意识地请求胡大伸出援救之手，她求生的欲望是那样的迫切，她求助的心愿是那样的纯真，但答复她的是沙海茫茫、旋风阵阵……

海尔汗晃晃悠悠地向前移动着。她的两只大眼深深地凹陷下去了，



失去了血色的脸颊紧紧塌贴在颧骨上，平时红润润的嘴唇，此时像是干枯的树皮，失去了弹性，失去了悦目的红光，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心音愈跳愈低沉。当她走过一条浅沟，又艰难地向一道小沙梁上爬去时，双脚一软，又扑倒在沙石上，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她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强撑着向沙梁的高处爬呀爬……爬了不多远，就感到全身的精力已经耗尽，仿佛已经遇到了死神的威胁。她背冬不拉的绳子被磨断了，心爱的冬不拉顺着沙梁往沟里滚……这是海尔汗心上的宝贝啊！爷爷曾嘱咐过要交给亲人，但她再没有一丝力量去改变当前的处境，只能静静地躺在那里，思绪万千，木然失神地望着向沙梁下滚动的冬不拉撞击在沙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那响声好像是一支乐曲，久久地在她的耳边萦绕……琴声时而哀怨、低沉，像在诉说海尔汗苦难的身世；时而凄凉、悲愤，像在控诉劫夺大青山宝藏的外国老板和头人；时而高昂、激越，像是在赞扬捍卫大青山的勇士；琴声啊！亲切、婉转，像是爷爷送别海尔汗时深情的歌声：

……

快飞吧，卡兰河畔的骏马，
大青山的姑娘。
晚风为你送行，
歌声是你的翅膀。
黎明之美，
启明星最知晓。
冲破黑夜，
快去东方迎朝阳。

……

忽然，远处传来一阵响声，昏昏欲睡的海尔汗用力抬起头，微微睁开眼，只见远处闪过一片耀眼的红光，后面有一溜黄色的沙尘。是离别人世前的幻觉吗？不、不像是幻影。是什么？是东方来的救星？是爷爷吩咐要去找的亲人……她想仔细看看，看不清；她想过去问问，起不了身；她想放声呼唤，叫不出声……她除了脑子还能恍惚地思索，心脏

还在微弱地跳动，胸膛还在轻微地起伏，鼻孔还在低沉地呼吸之外，整个身躯都瘫痪在沙梁上了，她蜷曲着身子，侧仰着头，露出疲惫不堪又不肯屈服的神情，像一尊玉石雕像卧倒在那里，只有“吐麻克”（注：哈萨克姑娘戴的马皮制成的平顶圆形小帽，帽上饰有猫头鹰的羽毛）帽上的一簇猫头鹰羽毛，在微风中飘动。

当海尔汗遇困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支平叛的骑兵部队，由教导员高扬率领跟踪一股残匪，飞兵西进。队伍到达东戈壁中心，高扬从望远镜中发现远处沙梁上躺着一个人。是什么人？在这百里无人的大戈壁里，又是一场大风暴后，连鸟兽都躲得无影无踪，怎么会有人？是敌人留下的暗哨？还是敌人设置的阻击兵？都有可能，高扬警觉地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因为前方可能出现敌情。

骑兵战士尾追残匪多日，又与风沙干渴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听说做好战斗准备，个个摩拳擦掌，人人精神振奋，明晃晃的马刀出了鞘，扬鞭跃马，两路包抄，向沙梁飞奔。

接近沙梁了，没有任何动静；再靠近察看，发现是一个哈萨克族姑娘静静地躺在沙石上昏睡，似乎连急骤的马蹄声都没有把她惊醒。

高扬勒马下鞍，蹲下身去，小心地把她的头扶起，只见她眼窝深陷，双目紧闭，蜡黄瘦削的脸颊，苍白干裂的嘴唇，连头发都蓬松地垂在脑后，好像失去了水分，唯有鼻孔微微颤动，表明她一息尚存。高扬立即传令叫医疗队赶快来人。他半跪在沙地上，把姑娘的头轻轻扶起靠在自己的膝上，打开随身携带的水壶壶盖，将清水一滴滴地滴进她的嘴里……战士们纷纷跳下战马，捧着自己的水壶，关切地围在四周，一个个都露出担心的、焦虑的神情。

水啊！大地的乳汁，生命的血液。战士们为了追歼残匪，出入戈壁沙漠，缺粮断水，他们饮马尿，喝马血，啃红柳的嫩皮，吃芨芨草的细根，总是忍着干渴，在壶里保存一点清水，以便在紧张的战斗和缺水的时刻备用。而此刻，在一个遇困的姑娘面前，他们和教导员一样打开水壶，准备把珍贵的水贡献出来，为的是从死亡线上挽救一个哈萨克小妹妹的生命。

像甘露洒入久旱的土地，像清泉滋润枯萎的树苗，像乳汁哺育柔弱的羊羔，海尔汗的嘴唇渐渐润泽起来，脸色微微透红，慢慢地嚙动嘴唇，缓缓地睁开眼睛，由模糊到清晰，看见了周围的人影……一张张关怀的笑脸，那样和蔼；一双双期待的眼睛，那样亲善。她露出了一丝感激的笑容，希望这不是梦境。

“醒过来了！”“醒过来了！”高扬和战士们压在心上的石头落了下來，发出了欣慰的笑声。

海尔汗凝视高扬军帽上的帽徽，怯生生地问：“你们从东方来？”

高扬点头作答，二排长热马扎从旁翻译：“是的，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派来的子弟兵。”

“来拯救我们哈萨克牧民？”

“对。消灭残匪，解放各族人民。”

海尔汗睁大了眼睛：“你们是我要寻找的救星？”

高扬热诚地告诉她：“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库依拉希阿扎提，阿里米亚！”（注：愚人解放军）海尔汗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她有满腔的话语要说给亲人们听：“阿里米亚，快骑上你们的骏马到大青山去，快去！去救救可怜的乡亲……”

高扬十分注意地听，又十分关切地问：“叛匪去大青山了？”

一句话触动了海尔汗的情怀，她满腹的辛酸像解冻的雪水向山外奔流：“去了，去了！抢走我们的牛羊，抓走我们的亲人……那里有头人和外国强盗，他们掠夺大青山的宝石……他们杀害了赛山拜大叔，还有……还有许多乡亲……”海尔汗挣扎着坐起来，用手指着沙梁下，连声喊道：“冬不拉、冬不拉……”

高扬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见沙梁下躺着一把冬不拉，急忙示意身旁的卫生员徐晓虹过去拾起来交给她。她拂去冬不拉上的尘土，嚙动着嘴唇对高扬说：“爷爷叫你们交给你们……”话未讲完，由于身体虚弱又无力地耷拉下脑袋晕厥过去了。当她闭上眼睛时，几滴晶莹的泪珠洒落在冬不拉上。

高扬望着冬不拉，只见那精致的琴身上，十分别致地雕有一朵芍药花，花心镶有一颗红宝石，泪水落在宝石上，宝石熠熠闪光，光芒四

射。高扬知道这是哈萨克牧民心爱的乐器，揣摩着姑娘昏厥前说过的话，虽然意识到这是件珍贵的礼品，但此刻，他挂记的是追击窜逃的残匪，他关切的是哈萨克姑娘的安危，他无心去问冬不拉的事，因为时间在催促他去救人、向前进。

经医疗队陈队长和徐晓虹的奋力抢救，海尔汗脱险了。高扬把冬不拉交给徐晓虹，指派她和一位战士护送海尔汗去后方医院治疗，并望着仍处于半昏迷状态的海尔汗对徐晓虹叮嘱：“你要好好护理她，还要帮助她学习，以后好建设边疆。”分别前，陈队长解下自己的一条粉红色纱巾围在徐晓虹的脖子上。

徐晓虹显然不愿离开战斗队伍，她接过冬不拉，望着教导员想说什么。但高扬全然没有理会，他纵身跨上马鞍，挥臂指着西北面的大青山，发出了充满愤怒的呼喊声：“同志们，为了解救哈萨克牧民，保护祖国的宝藏，消灭顽抗的敌人，前进！向大青山前进！”

战骑似响箭离弦，战骑像飞鸟出林，呼啦啦向大青山冲去！拖起了漫天的烟尘……

第二章

枪声相迎

风平浪静、秋高气爽之日，穿越东戈壁的行人远远地便能看见西北天边横亘着一列灰蓝色的山影，早上像一团团水墨涂抹的浮云，中午像一幅幅色彩淡雅的锦屏，傍晚像一座座庄严神秘的古城。纵马走近，山的轮廓渐次清晰，山的层次逐渐分明，绿色的山，蓝色的林，诱惑着风尘仆仆的行人。一叠叠山啊一层层岭，千山争奇，万峰竞高，像蓝湛湛的海浪，波涛起伏，溅起浪花似的白云。那浪尖上飞起的峰峦，披着闪光的冰雪，像白玉雕刻的少女翩翩起舞，秀丽多姿，仪态万千，这就是坐落在我们祖国西北边境的大青山。

大青山林木苍翠，繁花似锦；水草丰茂，畜群如云；宝石珍奇，彩色缤纷。勤劳的牧羊姑娘在山溪畔挤奶烧茶，勇敢的哈萨克骑手在草场上纵马驰骋，受人尊敬的阿肯（注：哈萨克民间歌手）拨动冬不拉的琴弦，唱出激动人心的歌声，赞颂大青山这宝石的山、金子的山，诉说牧民们的欢乐和酸辛：

大青山啊！大青山，
你伸展山岭，怀抱草原，
你蕴藏着多少珍宝？涌出多少清泉？
像乳汁啊！流不完。

大青山啊！大青山，
你松林青翠，野花满山，
你像白发苍苍的老人，历尽忧患，
留得悲欢在人间。

大青山啊！大青山，
你见过刀光剑影、硝烟弥漫，
多少英雄献丹心、血染红花花更艳，
千载颂啊！万代传！

大青山解放三年后，一个初夏的傍晚。东戈壁前的阿拉哈克村出现了一位身穿旧黄军装的中年人，他就是当年率队追匪的教导员高扬，最近奉命调到组建不久的大青山707地质队担任党支部书记。707地质队进山找矿近一个月了，遇到的阻力很大，困难很多，内部意见分歧，最近还要求撤队下山。但是，国民经济建设要求地质工作要大发展，因此地质分局党委决定707地质队要加强领导，补充力量，战胜困难，迎接挑战，千方百计完成寻找国防尖端工业发展急需矿产的任务。

高扬明白了找矿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像在部队执行战斗命令一样，坚定地接受了任务。除了召集配备的人员、接收调拨的装备外，还点名要了两个人，连人带物大约两卡车，做好出发前的安排后，又要了一辆小嘎斯车，带了几个地质队员先行一步，迅速赶到了阿拉哈克村的物资转运站。

转运站设在村头一座年久失修的院落里。黄土院墙已有多处坍塌，土坯平房更是破败不堪。冷冷清清的院子里长满了杂草，几只大尾绵羊，悠闲地在院子里走动。一些待运的物资零零落落地堆放在房檐下，一块新雨布盖着一堆用麻袋、布袋装的粮食。据看门的老头说，那堆粮食，是供应科长刚买来准备向山里运的。

高扬问：“科长呢？”

听新来的领导问起，老头回答道：“他跟牧工放马去了。”接着便打开话匣子，唠唠叨叨地把科长夸奖了一番。

高扬心想，在分局就听说这位供应科副科长是从外贸公司借调来的，是一位赶马出身的十分能干的老工人，看来的确名不虚传。他顺着木梯爬上平坦的房顶，向四周眺望。不一会儿便看见三四个人赶着十几匹马和几峰骆驼进了院子。走在最后的那个人，身穿条绒上衣、马裤，脚蹬长筒马靴，头戴粗呢帽，一派哈萨克骑士风度。当看门老头迎着他

说了几句话后，他立即下马爬上房顶走近高扬。这时，高扬才看清他是一个颧骨耸得很高，脸颊显得瘦削，举止十分谦卑的中年人。他主动和高扬握手问好，介绍自己是负责供应的哈尔甫。

正在车旁休息的地质队员见马群进院都兴奋地簇拥上去，先是摸摸马鬃、马背，接着干脆爬上房顶，打听进山的日期。大家都跃跃欲试，哈尔甫见问连忙解释说，大批人员进山的通知他两天前才收到，原打算先送粮食，返回后再拉人，没想到大家来得这么快，真让他有些措手不及。听过回答，几个年轻人都傻了眼，面面相觑，显得有些扫兴。

高扬沉默了一会儿。善于察言观色的哈尔甫见他神情专注地眺望着西北天边的大青山，用试探口气问道：“高书记，要不先送人，后送粮？”

“那咋行？”高扬明确地表示，“人要迅速进山，运粮也不能耽搁。”

哈尔甫为难地看看手中的马鞭，又看看高扬，随即表态说：“高书记，送人、送粮都是供应上的事，你放心，我去想办法。”话毕，也不再等高扬发话，转身从木梯上退下去，随即带着两个牧工骑上马急匆匆地进村去了。

哈尔甫干脆利落地办事作风，给高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高扬对他能否想出妥善的解决办法也并不放心，所以吃过饭后便准备去拜访当地政府，想求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没料到他还未迈出大门，便有马匹陆陆续续赶进院来。不一会儿，哈尔甫就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高书记，我找老乡租了马匹，驮人运粮都够了！”高扬听后当即决定先行人员明天进山。

晚上，经过长途汽车颠簸，精神困乏的地质队员们都快速地解开行李，胡乱凑合着挤在大土炕上睡着了。只有高扬和衣躺在门边思前想后，难以入睡。他一会儿想到初次受命领导地质队伍，任务是那样陌生、那样急迫；一会儿又想到领着队伍进山，怎么连“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要诀也忽略了……半夜里，刮起大风，沙尘从门缝中吹了进来，正好撒在他的脸上。他心里突然浮起一阵不安，不禁回想起三年前追剿残匪的一些往事：

那时新疆已和平解放，当各族人民正在欢庆胜利的时节，一小撮国

国民党残渣余孽和反动牧主、惯匪、巴依（注：财主或牧主）、头人，在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策划、指使下，纠合在一起，扯起破旗，制造武装叛乱。叛匪捣毁人民政府，杀害我改编起义部队的政工人员，打家劫舍，并大肆造谣惑众，欺骗、裹胁一些少数民族部落的牧民，以虚张声势。各族人民深受其害，纷纷要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平息叛乱、保护人民。我人民解放军遵照党的指示迅即派出强大部队，兵分四路，直捣匪穴。匪首们有的缴械投降、有的垂死挣扎、有的落荒而逃……高扬率队追击的就是残匪中的一股，为首的是匪部参谋长、大青山的一个部落大头人黑瓦提和绰号叫“草狐司令”的匪首。

当高扬在指挥部接受任务时，首长告诉他大青山是祖国的一座宝山，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分子，早已插手那里，勾结民族败类，盗窃我国的宝藏。为了摸清敌情，保卫祖国的矿产资源，指挥部曾经派出过一位熟悉哈萨克族风俗、语言的某部副参谋长戴松涛同志化装入山侦察，后因计划变动，部队没能按预定时间进山，和他联络的同志又不幸牺牲，以致最后和他失去联系。首长十分担心他的安危，叮嘱高扬在追匪途中要注意有关他的消息。

部队跟踪匪部穿越东戈壁时突遇风暴，待风势减弱，残匪已不见踪影，幸遇海尔汗告知匪情，部队才追入大青山。一场激战后，黑瓦提投降了，“草狐司令”裹胁一些牧民逃跑了。山区解放了，但却没有打听到那位副参谋长的下落。想到这里，高扬又记起了分局首长的叮嘱：大青山情况复杂，很可能还有潜藏的敌人！

门外，风声一阵紧似一阵，风势弱时如泣如诉，强时如万马千军。高扬越听越想心情越不平静。他摸摸插在腰间的手枪，抓起手电筒，起身钻出房门，顶着劲风察看过房前堆集的物资和栅栏里的马匹，才放心地回房躺下，渐入梦乡。

大风过去，天色初明，高扬突然被房外的嘈杂声惊醒。他刚刚翻身坐起，哈尔甫就推门进来报告：“高书记，马跑了！”

“马跑了？”高扬深感意外。他随哈尔甫赶到栅栏旁，只见两扇木栅栏左右大敞开，围栏里除了饲料槽外，空荡荡的，一匹马也不剩。一个蓄着山羊胡须的老牧工局促不安地呆立在门旁，见了哈尔甫就竭力表